

2017秋海上学府交流小结(ColoradoStateUniversity)

2018-03-30 13:45:40

(写于穿过马六甲海峡当天)

今天是个好日子。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快递告示板上。南非签证以神奇速度签下来了。上学期把我骂到差点哭的茅老师和捧着脸的喵喵导，今天拿着梦龙和冰水来17连找我。可惜我打开包装的那一刻，菅长吹哨集合了。我三口两口把融化的梦龙喝了下去。“我内心如此的焦虑，以致于幻想海上学府的MV World Odyssey这艘大船同几十年一样熊熊燃烧起来，化为一团浮在不来梅哈芬港上空的浓烟，和一个沉入北大西洋湛蓝水底的脆弱躯壳。”这是8月中旬写的一段话，那时候完全不知道这第三个学期究竟有什么样的挑战。担心无法与美国同学课余闲谈、小组讨论，以至于没有朋友，担心文化差异让别人觉得自己不过是个沉默无聊的中国式好学生，担心到各个地方遇上海盗、抢劫、强奸犯。作为一个tourist，还是作为一个traveler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事实上，谈笑风生并不难，这个世界也并没有那么不友好。而你看到听到的，却比想象要多得多。西班牙瓦伦西亚清晨，独自在人烟稀少的市郊徒步1个多小时，才在高楼林立的小区找到ATM。阳光从楼宇间射入，天气渐渐灼热，许多当地人一家子在街边咖啡馆享受周日上午的时光，小孩子欢笑着玩耍，我一个人看着他们突然坐在秋千上就哭了起来。想家。加纳，走简陋的森林云梯很酷，吃街边巨辣烤鱼和贼甜菠萝很酷，和当地作家共进午餐大骂特朗普很酷，穿梭于繁忙市场接受当地人怪异的凝视和拒绝黑人小伙子的求婚（划掉）很酷，当然，在没有路灯的塔科拉底市中心眼前一黑掉进一米多深的坑里也很酷。印度瓦拉纳西，在恒河划船看日出可以说是一生难忘的情景。伴随祈祷的清脆铃铛声，目睹严重污染的河水里洗澡祈祷的虔诚的人们。河台的火葬仪式，和船边漂过的尸体（家中窘迫付不起火葬就直接推进河里，印度教信徒认为死在恒河是最光荣幸运的事情）所有这些种种，都令人震惊窒息，进而肃然起敬。缅甸蒲甘，是上千座尖尖的佛塔，赋予了平凡的曙光夕阳丰富的禅意和温度。走进任何一座寺庙佛塔都要脱下鞋袜，有时地面滚烫，有时细碎难行，每时每刻用身体真实的触碰这个世界，让人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在探索、在行走、在体会冷暖伤愈，没有什么为我们脆弱的肉体提供庇护。也是那摄人心魂的佛塔，夺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，整艘船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缓缓开过了马六甲海峡。我深爱呆在船上安静专注的时光，没有互联网的天堂，可以嗅到腥咸的海风的味道，如果手触过甲板把手，舌头可以舔到新鲜的那种咸咸的味道。在大西洋日落时在船头盯着大海可以看到飞鱼，翅膀一半红色、一半白色半透明，突然窜出来，在波光粼粼的海面飞上一段距离，然后瞬间钻进波浪。还有海鸥、海藻，最幸运的是看到几十只海豚在海面戏水，完全惊呆了。今日落时分还看到一条海蛇。已经习惯了美国同学们有事没事就凑在一起的社交，一屋子挤六七个人聊天爆笑，一言不合就开始唱歌跳舞，比活在美国剧里还夸张。74人局的狼人杀，作为狼人很不幸被线索出卖；排练南非音乐剧，观众赞叹有歌舞青春的feel。穿越地理经度0度 纬度0度的地方，穿越好望角，与毛里求斯失之交臂，夜晚几百人躺在甲板上等流星……仅仅是这些感性的瞬间，就足以令人甜蜜的发呆很久。记得那天我瘫坐在篮球场上，看着橡胶迷彩鞋下的粗糙的地面，和粗糙地面上细碎的小石子。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然动弹不得，紧紧固定在当初铺地时的位置。唯有表面零星的碎石，脱离了原来的地方，得以在杂乱肮脏的脚下、伴着细碎的风，探索未知的世界，被磨平、被推动、向前进，探索未知。也许哪天它会回到原来的位置，但那时的它已然变得完全不同。但更大的可能是，这世界太大，它找不回回来的路。